

魅影魔踪

This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likely a reproduction of a work from the Ming or Qing dynasties. It depicts a scene with an elephant and several figures in a landscape. The figures are dressed in traditional attire, and th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backdrop of trees and a body of water. A red circle with the character '下' (Xia) is visible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12
(2)

云中岳武侠精品

异侠系列

魅影魔踪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书目

一 傲笑江湖系列

霸海风云	霸海风云 } 合	5
	傲啸山河	
匣剑凝霜	匣剑凝霜 } 合	3
	秘剑飞虹	
绝代枭雄		2
红尘碧玉		1
逸凤引凰		1

二 独步武林系列

剑影寒		3
莽野龙翔	莽野龙翔 } 合	3
	草野奇人	
大地龙腾	大地龙腾 } 合	3
	剑海腾龙	
剑海情涛	剑海情涛 } 合	3
	血剑兰心	

三 红粉佳人系列

剑垒情关	剑垒情关 } 合	3
	故剑情深	
青锋惊雷	青锋惊雷 } 合	3
	魔火情焰	
八荒龙蛇	八荒龙蛇 } 合	3
	四海游骑	
侠影红颜		3

四 行刺天下系列

情天炼狱	铁胆兰心 } 合	3
	比翼情鸳	
天涯江湖路	天涯江湖路 } 合	3
	亡魂客	
大刺客		3
剑底扬尘		3

五 独霸江湖系列

草莽芳华		3
龙骧奇士		3
幻剑情花	幻剑情花 } 合	3
	情锁巫山	
万丈豪情		3

六 亡命江湖系列

古剑仟情记		3
亡命之歌		3
锋镝情潮		3
剑啸荒原		3

七 豪侠系列

剑底情天	2
龙虎风云榜	2
湖海龙蛇	2
草莽英雄	2
矫燕雄鹰	2
魔剑惊龙	2

八 异侠系列

强龙过江	2
江汉屠龙	2
风云录	2
魅影魔踪	2
猛龙威风	2
风尘岁月	2
风尘怪侠	3

九 痴侠系列

霹雳天网	2
血汉妖狐	2
草莽争雄	2
杀手春秋	2
火凤凰	2
京华魅影	2

十 仗剑天涯系列

莽原魔豹	2
霹雳刀剑情	2
四海鹰扬	2
蛟索缚龙	2
浊世情鸳	2
剑仗天涯	2

十一 怪侠系列

情剑京华	2
虎啸金陵	2
虎胆雄风	2
碧血江南	2
邪神传	2
刀气撼春情	2

十二 情侠系列

冷剑飞莺	2
湖海群英	2
乱世游龙	2
锋刃绮情	2
剑影迷情	2
烈火情挑	2
无情刀客有情天	2
虎踞龙蟠	1

目 录

第十七章	神通迷离	(331)
第十八章	魔衣怪影	(351)
第十九章	双丽逢妖	(372)
第二十章	废道觅佛	(394)
第二十一章	伤师制徒	(415)
第二十二章	明攻暗袭	(436)
第二十三章	胁迫徐州	(452)
第二十四章	势夺飞虎	(478)
第二十五章	阻建山门	(497)
第二十六章	文攻武卫	(516)
第二十七章	二煞三女	(536)
第二十八章	出乖露丑	(554)
第二十九章	斗室生春	(574)
第三十章	涤荡外围	(595)
第三十一章	惊逃溃退	(615)
第三十二章	仇了缘结	(639)

第十七章 神通迷离

她被一盆凉水泼醒，眼前灯光刺目，想挺身坐起，却无能为力。

双手被牛筋索捆在背后，气机被重手法所制，一用劲就身躯发虚，气一泄即散，无气即无力。她长叹一声，知道完了。

她被摆放在一张八仙桌上，灯火通明，四周围着十余名男女，似乎在检验她这一堆零碎。

她穿了紧身衣裤，但各处分别绑了一些零碎布块。怪头罩已经脱下，露出本来面目。

她认识站得最近的人，没错，九州冥魔。

她在颍州才认识九州冥魔的真面目，九州冥魔在颍州公然露面，有意让人瞻仰他的英风豪气，一代魔头仪表非俗。

她的百宝囊和剑，排列在身边。

两囊六寸双锋针，一囊四寸无影神针，另有飞刀、飞镖、扁针、飞蝗石……洋洋大观陈列在一旁。

有针插的一双护臂套，则在九州冥魔手中。

“你是神针织女。你很了不起，所以受到优待。”九州冥魔把玩着她精巧的护臂套，眼神温和，说的话也和气：“你追踪四海牛郎，千里紧锲不舍，杀了他不少得力臂膀，称你为当代江湖奇葩，你实至名归。你是他要的人，我派人把你送到宿州交给他。”

“我算是栽在你手上了。”她绝望地说。

“你说什么？算是栽在我手上了？”九州冥魔一怔：“擒你的人不是我，我哪有闲工夫去各店布伏？派在客店暗中伺伺的一个人，平白失踪，而且有两个加盟的小辈逃掉了，所以派人搜查旅舍的客房，发现你的住处可疑，人又不在房中，你的行囊也暴露了江湖人身份，所以派人在房中等你，事先根本不知道你是神针织女。幸好不知道你的身份，不然公然捉你，很可能有几个人死在你的神针下。”

她如梦初醒。

狠盯着这个她应该认识的人。

口音不对，所说的话明显是陌生人。

“你知道我说什么。”她不死心，再用话探索。

“算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目下已是四更，我得分派人手布搜索网，人手不足，暂时不能派人连夜将你送往宿州，天亮后再说。”

“你以往不认识我？”

“不认识，我一直就在颍州坐镇。”

“坐镇？”

“哦——你在探口风。”九州冥魔将护臂套丢下：“我已经用独门手法，制了你的气血二门，你如果妄想挣扎逃走，毁了气血两海就得派人抬你了。”

“阁下……”

“不要再妄想探口风了，认命吧！四海牛郎赶回宿州等你，你却在这里出现，这一错过，你幸运地可以多活两天。”九州冥魔伸手拍拍她的脸颊：“也许他舍不得杀你，你很美，他对美丽的女人是有一套的，顺着他一点，保证你可以逢凶化吉，呵呵……”

九州冥魔在大笑声中，率领爪牙出厅，留下一男一女看守，让她横陈在八仙桌上。

这是农舍的厅堂，设备简朴，泥土地面怪味四溢，没有地方可躺，八仙桌是惟一可躺的地方。

“这人不是九州冥魔。”她心中暗叫。

九州冥魔应该认识她，她以曾经戏弄过九州冥魔而自豪。而这个九州冥魔居然说不认识她，可知必定是冒充的。

为何要冒充？有何阴谋？她百思莫解。

她用不着思索其他的疑团，当务之急是自身的处境，她落在四海牛郎的爪牙手中，命运也决定了。

但她一点也不害怕，这原是她意料中事，要想得到些什么，就必须付出些什么。

她冷酷无情地杀掉四海牛郎不少爪牙，让四海牛郎的声威无法提升至天下巨霸境地，她用命付出理所当然。

只是，迄今为止，她一直无法接近行致命的攻击，难免感到遗憾，仅杀掉一些爪牙，的确于心不甘。

看破了生死，她的心情并不怎么紊乱。

惟一令她感到遗憾的是，她没有机会去寻找那位让她魂索梦萦的杨敏了。

人海茫茫，到何处去追寻？

她也生出后悔的念头。如果她将追踪四海牛郎，报复所受污辱、几乎毁家的复仇行动，改为努力追寻杨敏的目标，很可能成功地找到杨敏。

找到了又能怎样？她对杨敏一无所知，杨敏对她的看法和心目中的印象，她也无法进一步了解。

萍水相逢，伸手管一件不平的事，帮助某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事后挥挥手道一声珍重分道扬镳，这是江湖豪客的豪气襟怀，无牵无挂没在心上留痕。她想：或许他已经忘了这件事。

胡思乱想会增加心理上的负担，她强迫自己不要想前情往事。侧卧在桌上很不舒服，背捆的双手已感到麻木，即使她的气

血二门不曾被制，也不可能挣脱捆手的弹性韧性极佳的牛筋索，那是捆江洋大盗专用的捆绳、对付内外家高手的利器，挣扎的张力增一分，立即反弹的收紧韧性也增一分，愈勒愈紧，直至双腕成残为止。

挣脱逃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得另行设法逃生。目光落在两名看守身上，心中一动。

男的年约四十出头，粗眉大眼显得精明剽悍，站在仅开启一扇门的门外侧戒备。

女的是颇有姿色的半老徐娘，所佩的剑装饰相当华丽，坐在壁旁的长凳上倚壁假寐，面对着她闭目歇息。

其实她的一举一动，皆瞒不了这位女看守。

“你们要这样捆住我送到宿州，是不是故意毁我的双手？那须要乘两天坐骑呢！”她用心地制造脱身的机会，向女看守高叫：“我的气血两海已被制住，还怕我逃走吗？”

“小女人，不要妄想逃跑的主意。”女看守睁开双目盯着她阴笑：“不挣扎绝对不影响血脉的流通，捆你的人是此中专家。”

“我……我要方便。”

“好呀！我揪住你的头发，拖到后院的茅坑，剥掉你的中衣，按在蹲坑上方便，其他概不负责，脏不脏与我无关。我这就拖你去。”女看守懒洋洋站起阴笑：“不要妄想做上宾，只有做死囚的份。”

“你……你不要虐待我。”她继续努力寻找机会：“你知道四海牛郎那混蛋，和我发生的纠纷吗？”

“不知道。”女看守重新坐下：“只知道奉命看管你，不许出差错，只要不整死你，其他事故我有权处理，打骂操在我手中。”

“我如果答应那混蛋的条件，很可能成为振武社社主的女人，那时，你不怕我向你报复？”

“你有没有搞错？我是九州会的人，振武社管得了我？好

笑!”

“你心中明白，九州会与振武社其实是一家人。”

“那又怎样？等你成为社主的女人时再说吧！他的女人多得很，多你一个也改变不了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不听女人的床头话，那是一个真正的心硬如铁英雄，所以他的弟兄，很少发生背弃他的事故。”

“这……”

“死心了吧？给我乖乖认命，不要妄想出怪点子制造逃走的机会。我知道你了不起，聪明机警工于心计，你把比你超强百倍的劲敌，追逐千里依然盛气不减的事迹，已经传遍江湖。我担任看守的这一个时辰中，一定要全神贯注防止你弄鬼，明白了吧？你任何诡计也无法施展，好好睡觉养足精神，明天还要赶路呢！”

绝望的感觉爬上心头，她无奈地叹息一声。

这些人知道她难缠，全神贯注防范她脱逃，看守之严可想而知，她怎能制造脱身的机会？她被捆死再制了气血两海，仍派两个高手严密看守她，她即使能对付得了一个，也逃不过第二名高手的掌握。

惟一的希望，是押抵宿州之前，这期间发生剧烈的变化，出现可脱身的奇迹。

她想到这些人追索的两女，心中油然而生出无限希望。

笑孟尝的女儿，也许比她更高明些，所以九州会就在情急之下，用残暴的手段，胁迫跟来看风声的群雄协助，以弥补人手的不足。

只要两女能制造大混乱，她也许能抓住脱身的机会。

外力发生重大变故，她才有希望，目下惟一可做的事，是等待、等待，希望未绝。

五更初，两村的百余名男女整装待发，预计分兵两路，左右

抄出二十里，再回头派人分头搜索可疑处所，其他的人听信号布成半弧包围圈，合围将人堵在中间捕捉。

每搜完一区，如无发现，再围圈另一区如法炮制。一天之内，将可踏遍东乡的每一区每一寸土。

这是最笨拙、最浪费时间的搜索方式，而且无用，人马仅百余骑，根本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包围。

田地、荒野、废墟、野林、河川、沟渠，躲两个人安全得很，哪能搜遍每一寸土地？除非有大批猎犬可用。内行人一听这搜捕的方式，便知是狗屎计划不切实际。

但真正内行的人，却知道这是虚张声势、另有用意的计谋，包围搜捕只是幌子。

那些整装待发的人，慢吞吞整理坐骑谈笑自若，毫无急于出发的忙碌气氛流露。

大搜捕的计划与进行方式，昨晚在城厢胁迫群雄时，便有计划地传出了，有计划地让有心人知道计划的内容，也让猎物有机会找安全的地方藏匿。

果不其然，天亮后人马仍然留在两座村落不曾出动。

两村位于南乡，距城四五里，昨晚他们在西门外大街；用雷霆手段胁迫群雄就范，所走的小径不经过南门外，南门外市街的市民，并没受到干扰。

人马终于出发，片刻便散布在南门外的郊野，派出十八个男女扮成乡民，深入南门外的街巷侦查。

其他的人把坐骑藏在树林内，远远地监视南门外市街的动静，注意是否有可疑的人往乡下走。通向南乡的大道，则派有四个人伏路，随时准备现身向可疑的人盘查。

情势有点明朗化了，猎物藏匿在南门外市街，消息可能相当可靠，因此大举出动。

八仙过海，各展神通。

双方在这里都是陌生人，人多的一方显然占了优势，有充足的人手广布眼线，有坐骑可迅速进行追搜。

他们不可能逐屋搜寻，也不敢如此嚣张。

上次白衣神兵过境，县城幸获保全，但四乡杀戮之惨，空前绝后，十室九空，民众死伤八九成。这些劫后余生的乡民，以及城内的百姓，把匪盗恨入骨髓，一旦被当成匪盗，他们这些人势将被埋在麦地里做肥料。

天亮后不久，城内的治安人员蜂拥而出，南门外的市街，可看到成群结队的捕快巡走。

除非能把猎物逼出城遁入乡野，他们白天绝对没有拔刀剑行凶的机会了。

两位姑娘摆明了要斗智，他们却摆出阵势要斗力；一在暗一在明，看谁神通广大。

如果两位姑娘真要远逃，可能早已远出百里外，也许已经绕道睢宁，昼夜兼程奔返徐州了。

在这里不时现踪，就表示要和他们玩你追我赶捉迷藏游戏，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不由他们不玩。

有人受伤，有人被杀，他们怎能不玩？而且发誓要不顾一切玩到底。

九州会打出旗号的第一件影响威望事故，他们哪能半途放弃承认失败？

等待，双方都在等待。

近午时分，在外围封锁的人，轮番进入南门外市街进食，不带兵刃仅带暗器，态度倒还和气，没引起市民的反感，减去不少敌意。

双头蛇孙尚志偕同女皇蜂王玉秀，出现在一家小食店的店堂。

南门不是宿站，街市也比东西两门范围小得多，食店的规模也小，店堂仅可容纳四桌食客。

今天食客少，午膳时分仅有五六位乡民就食，一碗面两角饼狼吞虎咽。

两人吃了四盘小菜，只来一壶酒意思意思。

酒菜刚上桌，邻桌便来了三名雄壮的青衣人，一位腰间有朴刀，两人有铁尺、细绳、镣链……巡捕与捕快，一见便知。

店伙计巴结地送来小菜，也有一壶酒。

佩刀的巡捕盯着双头蛇阴阴一笑，自己斟酒。

“两位，何时可撤走？”巡捕举酒杯亮了亮：“在下不知道你们的消息从何而来，所知道的是，那两个女人根本不在此地，浪费了老半天，还不死心吗？”

“咱们的消息绝对正确，人的确在这里。”双头蛇也阴阴一笑：“只是不知躲在哪一家的地窖里，反正她们是跑不了的，我保证。”

“晚上大搜？”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巡捕冷冷一笑：“昨晚在西门外市街，你们幸运地没留下尸体。今晚……”

“老兄，不要吓唬我。”双头蛇也冷笑：“你知道干预的后果吗？”

“他娘的——你才要考虑后果。”巡捕脸一沉，虎目冷电四射：“全县包括宿州，每一座村落都封路断绝交通，对付百十名盗匪，足以将你们化骨扬灰。我不想付出代价，所以开只眼闭只眼。一旦必须付出代价，那就会不惜任何代价加以扑灭。在下已查出一些人的根底。你，竖起你的驴耳听清了，双头蛇孙尚志，三天之内，我一定可以兵临颍州孙家大宅，连根挖掉你的根基，你信是不信？哼！你不要惹火我，阁下。”

“你威胁我吗？”

“放你娘的狗屁！”巡捕“砰”一声摔破酒碗，站起虎目圆睁：“威胁你？你未免太瞧得起你自己了，我是不想出人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放你一条活路，你是什么东西？不要给脸不要脸。”

“你……”双头蛇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只要我一口咬定你是山东响马的余孽翼火蛇，保证会全县哗然争吃你的肉。”

“你要玩法？”

“必要时为何不能玩？处理非常事，就得用非常手段。我警告你，替我传话给什么九州会主，我允许你们按江湖规矩玩，千万不要误伤本县民众。如果你们胆敢明火执仗胡搞，我保证你们没有几个人能平安遁走。记住，在下已经警告过你了，放明白些，不要让你们埋骨此地。”

伸手一挥，酒菜撒了一地，三人哼了一声，大踏步出店走了。

“这狗王八可恶！”双头蛇拍桌大骂。

另一桌突然站起一个雄伟大汉，留了大八字胡，与九州冥魔的大八字胡一模一样，身材似要修长些。

“你骂谁？”大汉跨一步便到了双头蛇身旁，双手叉腰用凤阳官话质问，来势汹汹。

双头蛇本来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火头上顿忘利害，倏然站起。“狗娘养的……”站起时腰干还没挺直，大骂中一耳光抽出。

大汉左手一抬，快逾电光石火，一切掌封住他的腕门，右拳同时击中肚腹，响声如中败革。

“呃……”他厉叫，上体下俯。

“砰”一声响，大汉的右肘下撞，撞中他的肩背，撞击的压力沉重如山，他向下仆倒。

这瞬间，女皇蜂纤手疾伸，双龙戏珠取大汉的双目，下毒手了。

大汉的手快得骇人听闻，右掌一拂便架开攻面部的纤手，“劈啪”两声脆响，给了女皇蜂两记正反阴阳耳光。下面提脚前踹，踹在女皇蜂的左膝上，打击上下齐至。

“哎唷……”女皇蜂仰面便倒。

两人一仆一仰，像是同一瞬间倒下的。

学拳千招，不如一快；有心计算无心，快速绝伦的打击是成功的保证。

“把你们的人拖走，快滚！”大汉向咬牙切齿从外面抢入的三个大汉暴叱：“下次犯在我手中，一定废了弄进死囚牢让你们快活。”

气势慑人心魄，把抢入的三个大汉震住了。

“阁下是捕房的人？”留了鼠须的大汉厉声问。

“不是，管闲事的。”

“亮名号，管闲事该有担当。”

“九州冥魔。”大汉声如雷震。

“什么？你冒充咱们会主？真是不知死活，你找死？”鼠须大汉大惊小怪。

“嘿嘿嘿……”大汉阴笑：“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九州冥魔，是否冒充，得看是否有挺得住风险的能耐。你们的会主啸聚了一些狐群狗党，便敢自称九州冥魔，真是人不要脸，万事可为，呸！”

“咱们……走……”爬起的双头蛇含糊地叫，步履踉跄向外走：“扶我……把……”

要冒充某个人，就必须冒负担那人的恩怨风险。

神箫秀士在颍州冒充九州冥魔，立即就引来飞虎公孙成大举前来讨债。

九州会的重要心腹，都知道真正的主人是神箫秀士。

现在碰上另一个九州冥魔，不管是真是假，在心理上就感到不自在，溜走是惟一的选择，要和对方争辩，可就得貽笑江湖了。

巡捕偕同两位捕快，与自称九州冥魔的大汉，并肩向街口走。

“在下余世贤。”巡捕笑吟吟地自报姓名：“在刑房有一份差事。”

县里的三班六房，刑房是治安单位，成员有一半是编制内的，比方说：巡检（从九品官）、巡捕（胥吏）、捕快（役），其他则是义务役的丁勇。

在江湖定位上来说，他们属于白道人士。指挥掌握，通常由县丞大人指挥运用办案缉凶。

“定一刀余爷。”大汉也善意地微笑：“精明干练，凤阳地区名捕之一，可惜老成持重，冲劲不够。他们有人知道你的底细，所以敢封锁城郊。”

“那是不得已的事呀！我不想……”

“不想有人死伤，我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反正要走的。”

“你真是九州冥魔？”定一刀笑问：“如果穿上华丽的衣袍，就有五七分与那位会主相像。那位会主自称九州冥魔，所以开始我并没介意。”

“九州冥魔曾经为你们白道朋友带来困扰吗？”

“没有，所以咱们对他保持客气呀！”

“这个九州会主……”

“我认为他是假的。你呢？”

“他能冒充，我为何不能？”

“老兄，不要。”定一刀诚恳地说：“要建立声望佳誉太难太

难，需全力以赴；要砸名誉招牌，是很容易的。九州冥魔声誉崛起，正道人士十之八九为他喝彩，你们大家有志一同冒充他，存心毁他的声誉形象，不好。这个狗屁九州会主的凶残作为，分明是存心伤害真九州冥魔的声誉，破坏他的怪杰形象。真的九州冥魔为何不站出来辟谣以正视听，实在令人感到不平。”

“这个九州会主，就是希望真的九州冥魔站出来，便可正式取而代之。这种事平常得很，既非空前亦非绝后。而且绰号相同的人也相当多，你怎能拍胸膛指责别人也用同一绰号？”

“说得也是。这个狗屁会主没透露姓名，真的九州冥魔也从没通名道姓，所以容易混淆乱人耳目。喂！你来了多久了？”

“连夜赶路，相当辛苦，辰牌末才抵步，还没弄清情势。你很危险，那个双头蛇阴毒得很，你那样逼他，我真担心他暗算你，所以才……”

“谢啦！我还应付得了。老兄，贵姓？”

“姓杨。”大汉揭掉贴在唇上的大八字胡，露出短短的小八字胡：“交给我，余爷，不要积极干预，以免枉送性命。严加提防，摆出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吓阻他们在城厢行凶，就可以逼他们早离疆界。”

“我本来就作这种打算，不想牺牲一些弟兄逞强向他们施压。杨老兄，需要了解情势吗？”

“我得进行打听……”

“走吧！我请你喝两杯，咱们好好谈谈。”

“好哇！我是酒囊饭袋，叨扰你一顿，你是好主人，先谢啦！”

双头蛇和女皇蜂被摆放在树林里，有人帮他俩服药推拿，有人问长问短，一个个气愤填膺。

双头蛇内伤严重，气海毁了。那一拳真有鬼，不但震得内腑